

朝野記言三

共十四

13
1491
3



門 1 如
號 1491
卷 14-3

君道門
養士氣
斥左道
廢節義
禮臣工
待三司
優老
符瑞
灾異
遇灾修省
悔悟



官房
內司
國史
靖難



養士氣

世宗嘗寢疾內人等惑巫言祈禱於成均館前儒生等驅
逐巫女輩中使大怒啓其由世宗扶疾起坐曰予常
恐不能養士今士氣如此予何憂焉聞此言予疾似愈
矣柳判書辰全以此言啓於明宗曰人主培養士氣
當若是天東閣記

成宗有疾大妃使巫女行禱設淫祀於津宮之碧松亭
李穡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大妃大怒俟上疾瘳以
告上陽怒命成均館悉錄其儒生儒生爭亡匿分獨
不亡上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使士皆歸
正予用嘉之特賜酒名臣錄

明宗朝館學諸生請誅普兩屢疏未得請空館出去 上
日遣承旨史官招諭諸生令就食堂諸生無往者朝廷
請招朝官之為父兄者使各勸諭于第就館如此幾月
餘 西崖集錄

宣廟丙午 文廟有壁書之變列書時宰宦官宮人等名
並及交通濫亂之事即行慰安於 文廟三省推鞠
館官高敬吾以下書吏典僕被訊死者多竟不得端緒
儒生連運者亦中五人 上以儒生不可刑訊並命放
釋 芝峰說

光海時鄭仁弼誣訟文元 台李彥迪文純 台李滉太學削
其名廢朝大怒欲查罪其主掌儒生而大臣爭之故竟

果馬李偉卿首發廢母之論嚴惺以四 館停舉而廢朝
亦不能強解雖在昏朝清議猶行終不敢力制矣 完南
遺奏 尤齋集

仁祖朝朴潛治知識方主追崇議四學儒生許禩重加朴
分儒罰逆平李公貴以聞 上震怒命四館停許禩舉
趙公珩不即奉行 上怒下之吏 趙公墓碑

仁祖朝金德誠為大司成時儒生輩有不率教者 上遣
近侍以御醒罰之

肅宗乙卯命成均館使執綱儒生解柳世哲金綱等罰掌
議朴泰素黃欽不肯從 上命停舉兩掌議使之趣令
日內解罰政院覆逆 上又下嚴教新差齋任洪受泰

李萬謙盡解金網柳世哲南重維等付黃大司成南九
萬上疏言 孝廟庚寅年間嶺南儒生柳稷侮辱先正
臣李珥成渾故太學生等施以付黃之罰 孝廟公付
本館使之解罰而齋任等不即奉命 孝廟震怒有諸
生豈不居四境之內之教諸生惶恐至於空館則命館
官禮官承旨等開諭至有齋任等之言誠有識之教且
有過今日無入守聖廟之人則予何敢安處言念及此
毛骨竦然之教又因館學疏有驚愧之批而柳稷解罰
事因置不問終遣大臣傳諭聖教使之還入至今傳說
以為聖德事 孝廟以雷霆之威豈不能摧壓公麼一
二儒生使之從命耶第以事關先賢不可任其詆誣而

士氣尤不可使之銷鑠萎茶故無辱屈人主之威而伸
匹士之氣有若護養稚穀不敢毀傷而俟其有秋也今
殿下乃於太學齋任等加以特罰施之以嚴命束縛
鞭策不翅如牛馬故為士者亦不敢以 孝廟時諸生
自待其身今此解罰之齋任即是前日施罰之人其心
之不欲解可知而特囑於嚴命不得不解之耳惟其言
而莫予違決則快矣冠儒冠者已如此他日立殿下之
朝其不能面折廷爭必也鉏椎穀而折苗根甚易為力
而案無秋斂之望大非國家之福也古人有言曰周之
士也貴荼之士也賤此言周人貴士故士亦自貴荼人
賤士故士亦自賤周荼治亂興衰實判於此豈不甚可

懼予

藥泉集

斥左道

太宗朝 中朝宦官黃儼持濟州銅佛而未使 太宗先
拜佛而後行禮 上欲不拜河崙等曰黃儼凶險喜事
宜從權先拜佛 上曰彼佛若自中國來則當敬皇帝
之命拜之今自我國濟州而未何拜之有竟不拜儼屬
遂行禮 羊苑雜記

太宗丁酉命燒書雲觀所藏讖書仍令京外私藏妖誕之
書自首納官燒火違者許人陳告依造妖書律罪之 東

閩記

世宗朝風水者請塞宮城北路城內造假山以補地脉又
請都內川渠勿投穢物以清明堂之水集賢校理魚孝

瞻上疏亦辨其言之妄誕不可信末又曰 殿下以天命為主脉以民心為案對用願畏于民當益修明乎政教云云 寶鑑

都下官府列置一小字叢掛紙錢蹄曰府君相聚而瀆祀之新除官必祭之唯謹雖法司亦有之魚孝瞻為執義下人告以故事孝瞻曰府君何物耶令就紙錢焚之前後所歷官府有府君之祠率皆焚毀之 東閣記

每歲抄遣人祈福於佛宇山川謂之年終還願 世宗三年特罷之 寶鑑

自高麗時每春秋仲月會僧徒誦般若經鳴螺執幡蓋巡行街巷以禳疾厄二品以上受命行香謂之經行 世

宗四年罷之 寶鑑

我朝禮樂法度大抵皆 世宗所創實我東方之 聖主也但都中立圓覺寺妙佛一事未免為白璧之瑕 鵬城雜記

世宗朝徐贊成居正承命著五行揔括以進 上曰卿意以為禱命如何對曰以年月日時類推之命之四柱推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復加矣天下盛時戶口至有五千六萬億兆林之眾豈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已哉人固有四柱皆同禍福不相似禱命之書不足信也或曰李淳風邵克夫叢無不中安可盡非之李邵輩心本虛靈如鏡之明吉凶禍福自燭難逃非如後世

術士徒以五十一萬之四柱推斷億兆人之命 上曰

卿言是也 筆苑雜記

世宗三年丁丑教印出大藏經五十件板在陝川海印寺
遣敬差官尹贊鄭垠董其事且使僧信眉竹軒等監督
諭旨于各道觀察使助其費戊寅二月始四月畢印分
藏于各道名山巨刹凡八紙地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
貼役糧五千石他物種是一件紙七千七百七十八貼

東閣記

成宗朝教曰 祖宗朝巫覡不得居城中近來禁令漸弛

或有雜居者其必出諸城外 同朝典謨

成化壬寅 成廟幸先陵仍拜景殿於奉先寺僧欲饋百

官大司憲魚世謙諫曰以堂之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
國體何況百官資不患無食 上曰任爾不食世謙
與諸堂諫皆不食 東閣記

我朝凡百文為倣葦制也 可觀而若夫巫仰祈祝尚有
夷俗故 祖宗朝自上如有疾病則僧徒巫覡誦經設
禱於仁政殿且松岳神祠尤極崇奉神祠行禮後巫女
設宴則開城留守八叅至於與巫女歌舞巫女往來神
祠所用休物皆驛遞官供 成廟始用言者罷之 中
廟己卯年間儒者進用雖僅一歲而國俗大變自是之
後寇昏喪祭稍遵式禮矣 象村集
昭格署為祭星祈醮之所 中廟己卯諸賢蒞朝三司請

罷昭格署伏閣力爭至於達夜 上雖勉從意益厭之
諸賢得罪而署竟不罷壬辰後仍廢不復 芝峰說

文定王后垂簾監司鄭萬鍾引進妖僧普兩大張佛法以
宣陵奉恩寺為禪宗以光陵奉先寺為教宗自壬子始
為禪科初試會試講經製述賜牌畧倣文科八道寺刹
一時鼎新士女大作無遮會於檜巖寺所供幾竭國力
八方僧俗奔走填咽時四月七日也八日乃僧家覽揆
之辰將以是日行事 文定遽以七日薨逝僧俗驚惶
潰散當初以粉米數千餘斛作飯其色赤如血染人甚
恠之事竟不成 昔泉雜記

明廟丙寅松都儒生焚松岳濫祀 王大妃使中人往止

之儒生不聽 上命禁府拿來欲治其罪廷臣多爭之

館學亦上疏爭之得釋 景谷日記

仁順王后違緣時有侍女引妖巫入禁中專以祈禳幻惑
為事停廢藥餌馴至大故人心痛憤所謂妖巫者是士
人女而宗室克卿妻也 三司同叢請治女侍妖巫之罪
上不從曰究其實不至如人言也 臺諫累啓乃詔獄鞠
治妖巫 景谷日記

宣廟壬申趙重峰為校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寺舊例館
官必親監封公上疏言曰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
所不忍也 上大怒削官 左齋集

先生曰談命之事亦豈可謂無其理也但死生禍福緣定

在真：先知何用且聖賢貴理而不貴教唯理可為者
盡力為之可矣若徒信教而已則禍福之來一切委之
於數而無為善之心矣奚可也退陶言行錄

李粟各在玉堂時命製摩尼山懺青詞公上劄曰 殿下
既知其為左道不敢強使諫官製進而乃命小臣是諫
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諫官猶可以左道事君此真儒
者之言也世峰說

顯廟壬寅全羅監司李恭淵狀聞道內諸寺佛像出汗事
係慶異云：閔左相鼎重以諫官陳疏以為僧徒之造
佛像者例皆用土為質加漆其上後塗以金故每當霖
潦則濕氣凝結點滴或於節不寒收斂不嚴則霧露所

鬱蒸氣成水此深山老僧之所常談而今乃強謂之出
汗惑亂民聽驚擾人心請李恭淵從重推考所謂出汗
佛像一：破碎老峰集

肅宗朝禁中有留置佛經之事右議政閔鼎重白 上曰
自上心不留意異教而外人想或致疑宜即出給 上
曰唯予欲出給雅矣祖鑑

今上壬戌年間唐本佛經漂到全羅忠清海邊而數十冊
為一匣外裹油紙皆無濡濕氣收聚京師幾至千卷而
不知其所從來其後五六年又有金木佛浮海到濟
州有老儒憂其為佛教大興之兆今雖壬戌僅廿餘年
而宮中奉佛甚勤至有妖人金汝天者實緣獻術讀

七星經子空闕宮人又與東湖比丘尼往來留連特未
剃髮耳且自大內及諸宮送人寺剃燒香燃燈版僧布
袍殆無虛月不知前頭又將何如云閑居謾錄

太宗嘗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於太夫士妾期各有月數
後世隕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如太歲壓本命葬師
最忌乎嘗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遂命大臣鄭以吾等
遍閱羣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集成一書名曰葬日通要領
布中外寶鑑

新羅高麗崇尚釋教送終之事專以供佛版僧為常我大
宗雖幸寺以婢而其風猶存公卿儒士之家倒於殯
堂聚僧說經名曰法席又於山寺設七齋一日家爭務

豪侈貧者亦因倒措辦耗費財穀甚鉅親戚朋僚皆持
布物往施名曰食齋又於忌日邀僧先饋然後引魂設
祭名曰僧齋成廟崇正學闢異端凡于佛事甚諫杜
言其弊由是士大夫家畏憲章物議雖遭喪忌但依法
行祭不供僧佛其因仍不廢者惟無賴下民然不得恣
意為之又嚴度僧之禁州郡推刷無隱者長髮還俗
中外寺刹皆空物盛而衰理所然也慵齋摠註

廢節義

太宗朝高麗掌令徐甄坐金震陽之黨退居衿州有詩曰
千載神都隔漢江忠良濟、佐明王統三為一功安在
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罪之 上曰甄為高麗之臣
作詩以思之是夷齊之類也可賞不可罪也 宣廟朝
修撰許筠 啓於經筵請加廢獎命致祭其墓贈大司
諫 賢鑑

嶺南有萬戶犯軍法 世宗命斬於倭人見處其妻洪氏
伏於夫尸凡三日手續其斷體歛襲如法守墓三年哀
毀骨立成昌山為監司欲 上聞廢賞之以洪乃再嫁
女故止之余曰縱使改嫁不亦賢乎比之丈夫其豫讓

之流乎讓也不死於范中行而能死於智伯君子以抗
節致忠許之洪亦無讓於豫讓矣青坡劇談

光廟朝鄭保與六臣友善逮其獄起保常慷慨往省其庶
妹為韓明澮之妾者曰公安往曰詣闕鞠獄也曰公嘗
為萬世罪人明澮聞之即詣闕告上親鞠之保曰常
以成三問朴彭年為正人居子故實有是言上命環
之左右曰是鄭夢周之孫也上遽命減死曰忠臣之

後只竄迎日左蒼集

開城府有鄭圃隱舊宅址宣廟辛未壬申年間就起書
院後賜額崧陽以圃隱為主配以徐花潭院宇初成有
司以題文忠位板事上稟上曰夢周高麗人也豈肯

受本朝官爵雖有頌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清

江瑣錄

宣廟教儒臣曰予嘗讀文山指南錄悲涼慷慨不忍終篇
夫文山夷齊後一人而已為萬世人臣之標準我國鄭
夢周鄭義文章可與文山儂義其文集并速印出頒布
仍命相臣盧守慎作序以進誌狀

孝宗壬辰鄭維岳為進士壯元維岳雷峴子也上引見
曰此兒若是其長成哉命舉顏曰汝形頰似乃父汝其
勉旃期於遠大仍謂奉旨曰此兒又不願身為國事至
不測人莫之救予亦力微不得救為之垂涕曰其妻子
廩給無絕為也遂賜虎皮一張白金百兩米十石布十

匹紙二束筆五墨五又饋酒食 東漢集

孝宗丙申金將軍應河喜子呈于恪局以為方在鐵原守
護虛塚而其姓本文川人以刷還見侵云 上特命

勿為刷還 恪局謄錄

顯廟壬子戶曹史嚴儀龍於仁玉山崩崖間得礮咒其中
有三粟主其一成先生三問神主也外面直書姓名三
字及年戌戌生陷中如之而少生之一字其二先生外
孫叅贊朴壕夫婦也措紳章甫爭先往拜其奉歸于洪
州曾息洞舊宅也方伯守令一意護送兵判閔鼎重啟
車館學諸生拜送于江頭以病未果蓋丙子禧作日先
生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抱負於學扁處而祭之及歿

而其主歸於叅贊家叅贊嗣絕而并埋之云 在菴集

甫廟庚申江華留守李蓮疏論曾陵二臣及皇甫仁金宗
瑞之寃曰彼諸臣者豈不知天命之已絕於舊主曆數
之已歸於真人而終守素志至死不悔者不過各為其
主聖祖雖當危疑之際不得不誅除而實嘉其志操故
當時下教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又製訓
辭以示睿宗曰予當此而汝當茶事隨世度若拘於吾跡
而不知度適則所謂圓鑿而方枘也當聖祖違豫之時
睿宗叅決麻路首命悉放癸酉丙子被罪諸人緣坐二
百餘人原赦之恩已行於 聖祖臨御時矣記者先朝
儒臣宋浚吉仰陳三問等事先王亟加歎賞曰三問乃

方孝孺之類也。承列聖之遺意，除諸臣之罪名，其不在
聖明之結述乎？答曰：六臣事予，非不知，但列聖祖未常
宥罪矣。若夫封植墳墓，士林尊慕等事，不必禁之而已。
此外有難別加恩典矣。及辛未九月，上渡露梁津，見
六臣墓在路傍，特命遣官賜祭。判府事金德遠以為六
臣墓無明白可據之證，上遂令祭于其祠。十二月，特命
復六臣爵，賜祠額。愍節遣官致祭，仍下脩忘以為今日
此舉實所以紹世祖之遺意。光世祖之盛德也。又
令復三問，又副摠管勝爵出給成家田。氏在連山而屬
於勳府者，又於戊寅封莊陵時，以一體名臣祭祀。同
之義，特命仍存六臣祠宇於丁字閣。至近處，其時入侍

諸臣崔錫昂、徐宗恭、李寅、坡趙相、愚金字抗以為仍存
為宜。閔鎮長、崔奎瑞、金鎮圭，金時傑以為可移。後因五
相李世白所達，移建於龍虎內閣曠處。寶鑑

甫廟丙寅，校理金昌協因畫講言壬辰倭亂，晉州一城死
義者衆，而金千鎰、黃進、崔慶會尤傑然者也。邑人慕義
建祠，朝家亦賜額。廢之，臣常奉使過晉州，見祠宇頽廢，
享祀不舉，只有隣近僧人慕其義烈，每歲臨城之日，乞
米於邑村作佛事，以供云。誠為惻然。上令本道春秋
享祀，各別修舉。寶鑑

甫廟己卯二月，次對判府事崔錫昂言六臣祠之仍存，嚴
興道之廢，贈聖德事也。聞元昊文宗朝官直提學

端宗初年退居原州遷昇遊八寧越服三年喪光廟特
授戶曹參議屢召不至士人金時習自光廟受禪落
髮逃世中問還俗娶妻而無子孫并宜有誣表激勸之
道 上命誑吳閭時習贈職執義賜祭 寶鑑

禮臣工

太宗朝晉山府院君河崙往咸吉道巡視陵寢 上親餞
于東郊崙回至上平阜 上素饌七日命入殯于京第
寶鑑

世宗朝左議政柳廷顯等 上以白袍烏帽黑帶率百官
出禁川橋樞次舉哀柳寬之卒也亦舉哀 東國記

英廟朝左相黃喜丁母憂不出其代過數月起復 拜之
喜懇辭 上以大臣起復 祖宗成憲不允仍傳曰黃
喜既已起復年踰六十豈可素履而行之乎欲親見開
素而通氣不平改院招而勸內喜詣嶺聽知甲事鄭欽
之傳者勸內喜頓首曰臣無疾病豈可食內子請善啓

欽之對以為不敢喜頓首哭泣素東園雜記

世宗禮遇臣下終上之世士大夫無遭刑戮者誌狀

成廟朝右議政許琮卒上素膳累日政院請進肉膳

傳曰予於大臣誰厚誰薄然右相勞於北征觸寒氣遂

成疾予甚痛惜予雖感冒豈以數日進素膳而增減又

教政院曰自古帝王於大臣之卒或有親臨者但今古

事異雖不得親臨欲別祭其有古典予賜祭之儀令禮

曹議啓國朝謨烈

中廟朝金慕齋安國病篤上欲遣承旨問病政院以為

無故事上曰金安國雖非三分盡心國事其特遣承

旨問病及至其第不能起對湖陰集

明廟常御後苑八侍之臣皆賜酒尚相震素不能飲醉仆

路左臨還宮問左右知為震教曰大臣在路傍過行未

容令以帳圍障後乃進聲東園雜記

明宗乙卯靈城府院局申光漢卒上賜以黃柑曰可以

比奠之樞前朝野記聞

宣廟己亥李完平元翼退居東湖病重上遣內醫救療

又召卜人於臥內問公壽筭長短且以江上寒凜撤御

室氈障子賜之問遺交道謚狀

宣祖庚辰頌中樞洪暹母宋氏卒遣承旨崔德源致吊又

於奠前遣都承旨尹卓然勸內別致賻給造墓軍二百

名因戶判李宗谷所啓以長中家貧給米豆各十石分

上疏謝之又於大祥加給米十石又上疏辭謝 愚齋集

國朝以來大臣有親者無幾成昌山有世夫人而分先子

此外遠不可記 宣廟初洪頤相暹丁世憂 上命考

大臣丁憂護聘之例考掌故迄不得之只令官葬賻賵

視大臣例及蘇爾相丁憂亦用此例 識小錄

宣廟朝校理李珥上疏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恩居江陵

老病無子請解官故養谷曰身雖在朝亦可以往來省

親何必解職因命吏曹曰往見祖母雖非法例校理李

珥特令往來親省可也 無谷日記

先生曰中朝適其子職品封贈其父官甚是美制我國則

不然子雖貴為通政清顯之職不得為二品之官則其

父無官者不免為士人為子之心豈得安乎 退陶言行錄

領相李漢降三十八八相國初以來所無而有父親在公

在相位時任遂安郡守能治煩不怠今 上初以請封

事赴京得准而回 上特起其父堂上階除判決事一

時稱為盛事云 識小錄

前朝時滿月堂高峻年老宰臣登陟為艱故出入給扶我

國因之通政以上并給伴倘多少有差為之伴人自正

辰度後軍額減縮親功臣外廢而不給焉 芝峰說

仁祖朝廷李貴語侵大臣 上聞之教曰大臣居一人

之下位絕百僚朝廷之上待之有禮者所以敬君父也

李貴於稠人公會比辱相臣無忌憚云非但事極可駭

抑亦漸不可長此豈予欲終保功臣之意乎輕君父蔑
朝廷國有三尺予不敢私此意說與兩司從公論科罪
李貴以此抵罷註狀

李迺平貴每當登對之時專以句欺為主至於屋下私談不
欲令上聞知者靡不上達故人皆憚之雖親愛公者
不敢以私語及於公身言及朝廷縷：不上結以涕泣
史官疲於記注迺倦於聽聞惟仁祖察公悃幅不
以為過也迺平行狀

仁祖癸酉鄭愚伏經世卒東宮舉哀禮官啓以賓客無
舉哀之例上曰此人者盡心教誨之功舉哀為宜
東宮別賜賻遣宮官致祭仍令看葬曰鄭賓客平生嗜

禮宮官徃無失禮行狀同春集

仁祖丙子夏鄭錦南忠信病甚上命醫救之醫言當用
人蔘數斤重於續請上曰如療此人竭國力無惜况
數斤人蔘予及卒命中官護喪禮以御袍本傳

仁祖丁丑李完豐暘卒於南漢園城中其引也特命入殯
于京第白軒集

孝廟朝領相鄭太和遭其父喪有病上招柳後聖下教
曰如可療鄭某之病予不惜千金之藥湏盡心深思必
得當劑以啓有軍國大事則輒令籌司當上就議于其
家台謝辭不敢對服闋翌日即拜領相既謝恩命宣醞
又命醉酒曰國亂思良相卿今出仕可以共議國事矣

又嘗以左相遭母喪 上問承旨鄭相家終制當在何
日耶仍諭都承旨尹絳曰國家多事卿須言于鄭相家
俾速行禫事 息庵集

孝廟朝閔應亨以老臣入對而支辭蔓說終日不已兼且
耳聾不能解聽 上教其間實多言語之乖當舉錯之
失宜而 孝廟猶導之使言酬答不倦必至於盡其懷
乃退出之後群臣莫不欽歎 繫泉集

顯廟孝亥九月白軒李相景奭卒領相鄭公太和白上曰
李某在時家甚貧宜有優恤特命祿俸限三年仍給大
臣喪後給祿自公始 謚狀

肅廟庚申閏八月承旨趙嘉錫以西界官妓車來家畜者

請依事目嚴禁 上曰分付道臣一刷還而左相則
老病中傷無扶護之人亦為可慮一官妓刷還與否無
甚闊緊此則勿為舉論可也 怡局謄錄

仁祖朝以前卿宰之拿問者絕罕及 孝廟朝有意於類
網之振舉頻下拿命忠諫之士亦以為憂

肅廟乙丑戶判朴信圭以親祭薦俎官事臺諫請罷職而
特命拿問蓋不欲逾解其職也南相九萬以為非崇禮
貴近臣之道構劄啟陳而不果上 藥泉集

肅廟丙寅李判府事尚真以政院之徵責假家木板於膳
工監有所陳劄都承旨金禹錫上疏大槩大臣之劄攻
斥臣身固有紀極南相九萬陳劄以為若此之言只宜

訟官施之於彼誣訴者非所以敬大臣尊體統請警承
旨以存國體 上命諸承旨一死重推 葉泉景

仁祖壬辰李迺陽時白以謝恩使赴京 上引見賜以御

服貂裘 東宮賜藥物 上別遣中使宣緝于城外招

內醫梁濟臣於差恪門教曰右相以老病之人今作萬

里之行予甚憂憫特為遣汝之意汝其知之乎汝須竭

盡心力善為調護到處勿懈以副予望甲命丁寧實無

前異教也 同春集

宣廟朝都承旨朴應男臨受祿而身死都承旨已出代而

目造臣陳曰特命作科給祿 眉蒼自記

待三司 恢言路

元尹李伯溫殺其婢夫 太宗令宗簿寺同巡禁司杖流

之憲府縛送之 上怒縛持平李洽下巡禁司大司憲

李秉爭之 上曰卿非李氏社稷臣乎何待宗親若是

子秉曰臣等非所以辱宗親乃輔 殿下之德也臺臣

皆退待罪 上遂釋洽命秉等就職 寶鑑

太宗朝掌令李徹劾知議政府事朴經誤議黃居正孫興

宗之罪有矇眊啓聞等語政府請下徹攸司治罪 上

從之下徹巡禁司獄既而謂金汝知曰李徹之事未為

不是大臣予所敬重不得已從之耳前此未常以大臣

之言而繫諫臣者予今老矣不宜以此示後嗣也遂宥

之寶鑑

世宗祖大臣與集賢校臣互相責難及至末年造田佛堂大臣諫之而不聽集賢學士亦極諫之而不聽學士皆退歸其家集賢為之空於是世宗墮淚召黃喜謂曰集賢先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黃喜曰臣請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若非世宗為君黃喜為相則君必以棄去發怒為為相者亦必不肯屈身遍請而反以此為辱矣非特此也大學儒生路逢黃喜面詰之曰汝為相曾不能格君心之非也喜不以為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故世宗之治至今稱之靜菴集

成宗八年持平金彥辛論吏曹判書玄錫主為小人比之盧杞王安石上盛怒鞠之禁府當以欺罔上命致闕庭責之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錫主為小人耶爾謂錫主為盧杞王安石比乎於德宗神宗歟對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王安石錫主則兼二人之陰險奸邪而殿下用之臣以為過也上即震怒慰諭之曰殺諫臣者唯桀紂也予終不效唐太宗聽諫浸不如初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爾得無驚怖耶錫主良臣也勿為侵辱與之共濟國事也爾之慷慨不屈予甚嘉焉命政院饋酒國朝典謨

成廟朝梁南原誠之久掌風憲有銅臭之癖無謗諂之節

一日於通宴 上謂誠之曰卿為法官八年向予一無
拂戾遂耳之言予甚多之聖主一言規諷而賤惡之意
深矣 松窩雜記

犯顏極諫雖曰臣子職分所當為而亦由上之人嘉納獎
勵之如何耳仁川蔡壽在 成廟朝以直諫名於世如
論任士洪玉堂劄直截少無撓屈與權景裕李稷齊名
至燕山淫虐無度殲盡一時之賢時則仁川含嘿與世
浮沉而已 瑯城雜說

燕山慮下人有非議時事命大臣僚皆帶牌子曰口是禍
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二字 禮閣瑣錄
燕山朝鄭牧使隣仁為典翰端午門帖詩曰宮人閑事捕

繩虎玉上邪生一点瑕燕山怒曰隣仁刺我信謔故歎
洪虛白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非敢為讖刺也燕
山佯驚曰然則真愛我者命陞堂上後日文臣試射鄭
居首燕山曰文武全才特授濟州牧使未幾索白足的
類馬不得遂以逆命誅之我朝禮待臣僚未嘗輕戮無
罪故雖以燕山之狂暴亦不敢封刃行誅真可以為帝
王家法矣 語溪記用

中廟戊辰下御筆政院曰若有過失則外庭群臣皆可進
言况喉舌之地乃賜黃元筆四十枚墨二十笏于政院
及藝文館曰今賜筆墨凡予過失直書無諱 日月錄
中廟朝金安老敗後任靜容權嘗於經席進曰方安老在

朝小人之無狀者黨此為惡固其宜矣殿下亦黨此使
縱其惡何也 中廟曰予不得辭其責矣感哉王言容
人之直歸己之罪一言而兩善具焉 圃燕雜錄

宣廟朝王堂劄陳時弊夜深入啓批答未及下明朝 下
教于政院曰昨夜氣通不平王堂有諫論而未及答深
用未答政院為我謝王堂人皆感悅 荷潭散集

宣廟時女寵甚盛洪暹升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
王德用所進女口為表題其後暹等入侍經筵 上洪
容言曰頃日試題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如
此存形跡乎予有憾焉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
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

於愛君也 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 荷潭散錄

宣廟己巳四月御朝講 論語勿欺而犯章以雙峰饒氏
所註人臣自好貨色而却諫其君好貨色之說為是翌
日奇大升入對曰人臣若非聖賢地位則豈能盡善乎
或欲為善而工夫未及氣質偏滯有不能焉然其愛君
之心欲使吾君所為盡善而無過故不得不諫若以為
吾身不能而不諫君過則是幾於吾君不能而謂之賊
者矣自 上見得似偏外間聞之亦甚疑訝矣 國朝寶鑑

宣祖朝洪拙翁聖民使帝京還 上問中朝有何事曰
皇帝於會朝杖言者而言者繼踵我朝則名雖優待而
未見直言人君之於言者而容而心誅之則甚於杖矣

聞者縮頭名臣錄

宣祖避殿時開講于玉顯閣地勢窄狹知事特進皆不得入臺諫則與大臣諫官皆并八藥泉集

宣祖乙酉秋 上命曰臺諫救余過於既然而玉堂則啓沃於未然之前其各加一資陞一座余以副應教陞應教潛通訓至丁亥孟冬間教曰銀臺朝夕勤仕各給熟馬一匹余時為右承旨夕出則太僕人引牽馬來待於家聞部謾錄

光海辛亥李完平元翼拜相入對極言君德傾危朝廷紊亂辭氣切直言淚俱下光海遽起入宮怒謂左右曰人言李元翼日食粟飯一匙此妄也今日喫他罵辱甚不

祥汝輩且晚必死於他手公遂杜門謝人事梧里集附

仁祖朝趙龍洲綱李潛高命浚每入侍榻前極言 上過

失曰殿下於宮中其時有某事某日作某物然乎 上或遊薛以答則再三更諫 仁祖必下教服過然後始

乃退伏兩人固是敢言者而 仁祖崇獎直言使能犯顏直諫如是使兩人在他時為此舉則必不得免矣公私見聞

仁祖朝諫者言直則或餽之酒或賜之馬或賜之馬裝或賜之豹皮特除鄭蘊為大司諫嘉其直也造臣曰蘊雖抗直比殿下於曩時 上曰古有陞下甚於桀紂之語亦何傷乎李命浚生而特拜諫長死蒙葬需之賜亦以

勁直也崔暉被逮於廷獄鞠廳請刑上曰頃年夜對其時適有處置未盡之事此人以入侍之官力爭不已予煩苦之厥後思之真是愛我者也今雖被罪心不負初心即命放釋蓋崔暉以不知李仁居之叛逆妄稱處士大言之事被罪也其言忠則不惟一時又能久而識之也如此誌狀

仁祖辛未白江李敬輿以副提學進言方今先朝王子亦有無家者殿下不先於此先為大君營宅制度踰舊不幾於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者予語益艱切上嘉納賜厩馬一匹曰玉堂恥居不賢憂國將亡寡人闕失生民利病畢陳無隱予用嘉歎息菴集

仁祖乙亥掌令姜鶴年上疏言事至以反正為易慕珙死為累德兩司極諫取譬之失請治無君罔上之罪上曰竟見如彼故直諫無隱誰不中倫庸何傷日月錄

仁祖丙子司諫趙綱疏論左相洪瑞鳳受賂賣爵歷舉武人李大厦納馬事指為墨相瑞鳳子命一及大厦上疏請問之上問于大臣右相李弘胄以為前者或有令政院召問之時領敦寧金尚容以為綱已遍諫官可令王府召問上令政院問之綱曰告引他人以證言根國朝二百年諫官無此事上下吏問之經造官諭伯曾曰綱以言責下理前時柳永慶不能因鄭仁弘李爾瞻不能殺尹善道豈意今日有此事是促亡國之事也且

曰御榻非人臣所陞然若不得俞音臣欲陞榻帝福期
於得請 上笑而許之 眉叟記言五葉泉集

孝廟嘗謂遺臣曰所貴子虛受者能容其所難容然後可
以大開言路矣遺臣以為世之敢言者或出於沽名
上曰彼之沽名於我何有但觀其言之是非而已退憂
堂集

顯廟朝諫官言戚屬宮禁有失實 上曰予苟無一毫私

意人言必不至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雖失實有何

所嫌乎 誌狀

太宗朝下教求言禮曹佐郎鄭孝湏上言曰功同而賞有
高下從其貴賤也罪一而罰有輕重以其疎親也賞何

能勸罰何能懲哉 上覽之稱歎曰直哉廷臣未有言
如此者御筆親自批點擢拜司諫院右獻納 國朝寶鑑

優老

朝廷每於三月上巳九月重陽設耆老宴於普濟樓又設耆英會於訓練院皆賜酒樂耆老宴則前啣堂上往赴耆英會則宗宰年七十二品以上及正一品以上及經筵堂上往赴禮曹判書以諸事考察押宴承旨亦承命而往分耦投壺不勝者取解與勝者揖而立飲奏樂章以侑之遂開宴大張絲竹各以吹而傳觴必醉乃已日暮扶携而出得與是會者人皆榮之

慵齋叢話

世宗壬子八月親行養老宴于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賜坐老人陞殿之時上起立於座翌朝中殿宴老婦於思政殿

東國雜記

右議政柳寬引年致仕命給茅四科祿終其身本閣記

李知樞賢輔七十一歲丁外憂廬墓服闋除戶曹參判未

幾乞浴歸鄉禮安蓋為退休計也搢紳傾都出餞中

廟嘉其恬退除守知中樞仁廟明廟嘉獎累階崇政

年八十九而平時子仲樞為安東府使希樞義興縣監

李樞奉化縣監人稱壽福有終東閣記

明宗朝承旨慶渾年衰上以銀臺不用老殘人為題令

儒臣等製進蓋指渾也承旨柳承善詩曰只憐筋力隨

年減非喜為肩殿舊人上喜而賞之特陞慶渾嘉善

芝峰說

宣祖辛卯設耆老宴於掌樂院政院以祖宗朝故事援

例入啓特賜一等妓樂遣中使承旨宣醞時則金政丞

貴榮沈政丞守慶善知事暹宗同知贊睦左尹詹李大

成暨申參判湛頴會作軸侈慶兗具膳品無與為比後

二十五年光海乙卯又設耆老宴於掌樂院賜藥宣醞

一如故事余以都承旨與中使承命往參時則領相奇

自獻以時相押宴非耆老也韓判樞者純盧判樞稷尹

參贊承旨李判書準李知事時彦在坐帝幕彩花之盛

妓樂饌品之豐殆非人世事也犀金輝暎簪花壓帽酒

闌相與起舞樂轟天臨罷蓮炬導前歌管擁後覲者

噴之皆謂神公後二十年今上乙亥余以官參一品

年且到稀得參斯會時則鄭政丞昌衍年八十五吳政

承允謙年七十七李政承廷龜年七十二尹政承昉年
七十三金政丞尚容年七十五鄭判樞光績年八十六
李判書弘曾判書鼎賢朴參贊東善年皆七十四李
同知尚吉以年八十陞資余年七十是歲吳李兩相猶
館翌年丙子李韓平居慶全年七十宋同知駟以年八
十一陞資亦參若十一貞古未嘗有也竹窓閑註

宣祖癸酉四月領中樞府事洪公暹以年七十蒙賜几杖
設宴以榮之中使及都承旨李希儉費宣醞來注書李
準陪教書几杖來諸宰多集時相合大夫人年八十七
而領議政宋軼之女先居亦以領議政蒙賜几杖大夫
人以領議政之女領議政之妻領議政之母再見此榮

近古盛事也右相盧守慎於座上作詩曰三從不出相
門聞此事如今始有之大夫人享年九十四相公享年
八十二人世福慶真無雙也聽天雜錄

李參判邁母蔡氏以燕山甲子生壽踰百齡 宣廟奇之
命招邁資邁時年七十三歲有兩姪年皆八十餘未第
邁年六十六歲人間希有也東閣記

仁祖朝洪瑞鳳等諸宰臣會宴壽其老母 上賜雪錦子
人蔘二斤且教曰卿等皆有老親脩盡榮養乎心感焉
誌狀

孝廟接清使于館所請使曰國王侍臣白髮者何多也
上曰此皆曾事 先王者今老矣公松見聞

肅宗乙卯選臣奏許禳位至三公年八十二當入耆老所
而故事非文吏不得入豈以三公其 兼任如顧經造
監春秋館事皆文吏職而獨不得入耆社乎 上許之
眉叟記聞

肅廟甲子莊列王大妃周甲誕日朝臣及庶民勿論公私
賤年八十以上特為加資 仁祖朝曾經侍從人負其
給食物又以 仁祖朝相臣李行遠李時白李厚源之
妻尚存於 火王大妃殿為外命婦若給食物其餘故
大臣宰相妻年七十以上者一體存恤 寶鑑

肅廟丙寅以奉朝賀宋時烈年滿八十特命優給衣資食
物戶曹啓請輸送豆米各十五石豬二口瓦魚二十尾

石魚三十束綿紬十匹木綿二十匹 寶鑑

肅廟丙寅知經造李敏叙曰侍從臣父年七十者抄啓加
資非法典所載逐歲視作故常宗無意義職在崇班者
因其子之為侍臣一體加資亦極不當矣 上曰推恩
之典當止於通政嘉善以上不當論 寶鑑

肅廟辛未知經造沈穉曰侍從臣有老母被賜費者將會
其老母設宴以俟 上恩甚盛舉也 宣廟朝西平府
院君韓浚諫故叅判洪履祥及 仁廟朝新豐府院君
張維故判書李植等為老母設宴時有宣醞賜藥賜物
之恩故相臣盧守慎母年過八十設壽席 宣廟朝至
令朝臣赴宴而賜藥賜物臣亦竊附故事敢奏 上謂

事甚稀貴命依 宣廟故事而行之 寶鑑

南廟丙戌九月行老人宴于景福宮與宴者一百五十人 寶鑑

甫廟壬辰同知金尚信年一百有七詣闕甫謝 上令內

官左右擔舁而引見之問其居住及子女多小令該曹
題給衣資食物又賜貂帽一部尚信起謝而出 上又

命內官扶掖下階 寶鑑

經國大典載致仕之臣賜几杖之法不知此法起於何時
歷考前史皆無此禮相傳高麗權臣崔忠獻貪權固位
欲久執國命年及致仕故別立此禮厥後循踵遂為成
例固非聖王所制萬世通行之法也 東華集

宣廟庚寅史曹判書柳成龍歸覲賜 內殿御服歸遺貞
敬李仰更曹叅議李德馨以覲受暇賜豹皮褥令歸遺
俱異數也 愚伏具

東方耆老會自高麗中葉瓊明齋崔謙與其士夫之老而
自逸者七人約每月逐旬一會以觴詠自娛我朝西京
府院君李居易做其事邀十人為會約自今七十以上
德爵俱尊者方許八會曾經政丞者不拘年遠而皆私
自為會 太祖甲戌聖壽齋六十八是社題御諱於西
樓錫之田土減獲使優其宴需非文官正二品案職則
雖七十不敢入方在罪籍者亦不得與焉 耆社題名錄
領議政鄭光弼孫左議政鄭惟吉子右議政鄭昌衍子知

敦寧鄭廣成子領議政鄭太和弟左議政鄭知和子參
贊鄭載禧六代七八耆社五登台府耆社題名錄

宣祖朝宋賢睦詹申湛維在從二品年至已久破格許入
耆社顯宗朝耆所堂上乞人進臣援例陳白以前參
判趙壽益留守李後山抄入啓下耆社題名錄

符瑞

翼祖在慶興幹東威德漸盛諸千戶謀害之翼祖道過
一堰聞知其謀乃使家人乘舟順豆菡江而下期會赤
島自至慶興後覘望見賊騎彌滿先鋒幾及之乃走馬
至海崖自崖至島水廣可五六百步本無潮汐深不可
渡所期之舟亦未至政蒼黃間忽水退遂與孫夫人共
騎一白馬渡從者畢涉水復大至賊不得渡而退龍飛
御天歌

度祖在北邊嘗有神人見于夢曰我赤池白龍也今有黑
龍欲奪我居公善射者也可相救否度祖異之明日
持弓矢往伺池邊果有兩龍相戰而雲霧晦冥莫知主

客未能發矣而歸其夜白龍又見夢曰先未者我後未者客龍以此辨之度祖更往其處一矢而斃後來者流血滿池後夜夢白龍來謝曰公之大慶將在子孫龍

飛御天歌

太祖微時嘗有事于七星神時有一人夜宿于路傍古樹中夜未半有呼者曰今李侍中行學供于某神吾欲與于其飯君可同之樹中有應者曰客未不得往少頃又呼曰今夜諸聖人來臨以所供飯不潔故皆怒而去余亦空飯云其人詣太祖祥告夜半所聞太祖又致齋數十日當行事之夜令其人更宿其樹夜半果有呼者樹中應者又辭以客良久呼者又未曰今夜則李侍

中所供飯極其誠潔故諸聖人皆歎一聖人曰誠供如是將何報答第一人曰嘗饋三韓地皆曰諾吾得聞此言又與其飯而未云其人復往告之太祖心獨喜自負五山說林

太祖潛邸時有人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楮下復正三韓等語使人迎之則已去矣尋之不得寶鑑

太祖夢有神人執金尺自天而降授之曰公宜持此正國誌狀

太祖自威化回軍渡鴨綠江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及諸軍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没人皆神之祖鑑

太祖丙子建瀋源殿于永興 桓祖舊邸奉安 太祖影
頓一日初昏有呼人聲自殿出殿卒驚惧趨進則火起
窺外仍得及時撲止愚民當暮夜無知騎牛馬而過殿
則輒昏到移時僅得復甦蛇蝎之類踰牆向殿內則無
不自斃人皆異之 北路後殿主

太宗在榆都潛邸有白龍見于寢室之上向御所在侍女
金氏坐于簷下見之俄而雲霧翳塞不知所之 祖鑑

孝宗入燕一日困臥忽有五色之氣聚於寢室壁間有龜
出頭而體甚巨 王叔夢諦視之非夢也 祖鑑

災異

高麗恭愍王時冬無雪夏隕霜殺草天雨白毛細如馬鬣
虎入京城多害人物我 太祖射殪之辛禍時天雨穀
有似黑黍小豆蕎麥者書雲現奏饑饉荐至人將相食
之兆又祭牲自死恭讓王辛未六月樟入孝思殿魚食
太廟松旣寒風大起天氣如九月百穀盡死塵沙漲
起行路昧目七月高麗亡 麗史提綱

太宗甲申吉州海水赤凡十三日乙酉茂長掘浦水赤色
滿江漲流七日樂安郡海水赤如血郡地泉流兩處亦
赤如血 世宗壬辰巨濟海水黃赤色小魚浮死丁未
河東縣海水黑而濁如豆粥凡三日海魚多死 東國記

太宗朝江陵大巖山竹結實其狀類黍穗其粟似真麥粘
如薏苡味如唐黍村人摘取為酒食又咸吉道和州有
土其形如色如黃蠟作餅作粥味似木麥飢民取食
充腸免饑 宣廟甲午大飢鳳山境產土粘滑如真末
以土七八分末骨二三分作餅食之療飢而亦不生痼
飢民賴以濟活 東閣記

世宗丙午江華摩尼山震鳴如撞巨鍾俄而墜城壇東峰
石壁落命注書張厚書雲現正朴恬等進去審視 東閣記

世宗丙辰流星大如銅海尾如一布長光如電出于天中
入于北極而散有頃復有聲如雷 東閣記
成宗癸卯寧海府地火晝有烟氣夜有火光投以木則成

火 上令為故事晉惠帝秦苻堅唐貞觀時地燃我朝
世宗文宗時亦有之 設問瑣錄

成宗乙巳頒大典初令改嫁女子孫勿遠東西班是歲大
旱饑 故事撮要

中宗甲戌年間鷄異疊興或雌化為雄或生三足如是者
不可勝記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武后稱
制雌雞為雄韋氏擅政雞有三足妖雞之應皆有女氏
禍識者憂之 龍泉談寂記

明宗辛亥三月壬寅 東閣記
明宗癸丑九月景福宮火思政殿以內皆延燒 大王大
妃王大妃誥命亦被火燒 故事

宣廟丁丑秋彗星出西北方本柄偃曲未漸大約長三四
十丈光芒燭天三閱月乃滅戊子秋漢江水赤如血五
六日己丑正月朔日食望日月食三月厨院收飯鑰匙
自鳴如牛吼庚寅五月錦山等五色預霜十一月京中
大雨漢江漲溢十二月京中地震辛卯三月二十五日
寇岳山等處下雪如隆冬良久乃消四月仁川及京城
西部人家蟻虫分邊如相戕之狀其死者皆斬首襄陽
三陟蔚珍等處有蟻虫蔽海而出瀰漫海岸有生氣者
輒飛去壬辰四月有怪鳥集于禁苑自昏徹曉鳴蹄天
明乃止凡十餘日大駕出狩前夕乃止四月十八日倭
犯釜中惡報入來之日宮中小池有白氣如虹直貫于

寢殿乙未夏自忠州至京江有鯿頭項浮大自死者累
累相屬於水邊至辰通津偃柳復立乙未五月長連海
汀有大石小石各一忽自板出移轉五十餘尺而上已
亥十月洪州有大石自起移立十二月瑞山銜魚群聚
如接戰者然斬頭剖腹積在溝渠京城東大門外鱈魚
自死數斛癸卯處有石移八道狀啓相結不可殫記

東閣記

宣祖癸酉洛東江絕流一日丁丑海州三灘水絕流數日
乙亥十月湖南櫻桃成實戊寅飛雉蔽天自北而南
中月魄墮地天中無月辛巳軍院寺內有池水湧起高
可丈許江界夜色如月人影落地

栗谷日記

宣祖甲戌成鏡道有虫交雪而下 京谷日記

宣廟壬辰四月十四日夜平壤永崇殿門自開有千兵萬馬騷闐之聲舉城震駭 平壤志

宣祖壬辰四月十三日青江起自宮井來逼於上之避之再三輒隨之閉戶始止及聞是日賊陷釜山大懼為必避之計 寺前雜記

市民於都城內外山具酒樂以會抵暮歌舞而還春秋盛行焉庚寅辛卯之間京師傳言不久當易世不如生前遊衍或至破產識者以為不祥 壬辰雜事

宣祖乙巳東海白鳩為風所驅遍於嶺而山谷數百里外人多手撲之時西原縣監李命峻方坐衙有海鳥止于

樹命峻謂也史曰海鳥無故至山邑不久必有大水或邑中略水災未幾嶺東而大水一夜間五臺山一角崩人畜多流死 在于野談

宣廟丙午丁未間夜半路上騎步軍兵馳突往來者不計其數關內騷動往捕則不見翌朝竟未見一人或以為關王廟神兵或以為落榜舉子欲為作亂至今不知厥由云 仁興君月窓夜話

宣祖丁未訛言取人膽之說盛行白晝城中人不單行傳及外方八道皆然人心惶懼道路阻絕數月後方定 芝峰說

宣祖丁未 上不豫已累月時彗星出紫微垣自上台歷

甲台至下台而散 上使官考諸徵應有司以玉體不
豫至國有喪一歎刑而不啓 上謂左右曰是咎徵將
在予躬予殆不起矣明年 上昇遐時願台柳永慶賜
死左台許頊削黜右台韓應寅只罷免天之眚象宜虛
應哉 于野談

宣廟辛卯七月大風折木拔屋殺伐之聲震動天地翌年
壬辰倭賊入寇 仁廟朝乙亥七月大風折拔 大廟
內巨木七十餘株亦似辛卯識者憂之果於翌年丙子
亂作爰不虛生如此 菊堂俳語

光海庚戌白鳥集于洋宮群鳥并逐踰月不去 芝峰說
光海癸丑十月野雉入都城殆遍於市肆不知其數至於

飛集闕中市并小兒爭相捕食之如是月餘 芝峰說
光海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雷震殿母之論始起又於
其年六月成境道北青甲山等邑白蝶自西北入如長
蛇陣連二日不上監司馳奏 日月錄

光海戊子秋西北有白氣犯旄頭經天明年有深河之役
仁祖甲子秋長湍以西至平山大雨雹小者如雞卵大
者如鉢牛馬為擊觸多死丙寅昌城兩雹如人面鼻眼
皆具丁卯虜兵長駟至平山乙亥丙子年間旄頭星落
于闕西北為石大如狗頭金化兩雹如人面鳥雀多被
傷死癸酉七月雷震仁政殿仁慶宮別殿及忠勳府人
多震死川渠水溢人家多漂沒蛙多相戰死 蛙成丘

嶺南冬雷震木火經日不滅是年臘月有南漢下城之
舉荷潭錄

光海庚申十月有怪鳥自日本屯溫塞海上過巨濟至智
異山中文戰死者積堆臭聞山外其餘向北飛去日月錄

光海壬戌九月晦日江水合冰遣禮官祭名山大川冬暖
無冰日月錄

光海癸亥二月十九日日暈二十八日夜二更蒼赤氣起
自坤方向天中相搏回更東南亦然三月十一日午時

乾方天地俱震十三日 仁祖及正日月錄

仁祖丁卯訛言虎入闕內至於散兵跟捕甚擾又妖星見
光茫日新累月不滅又二月而血草葉盡赤國朝典謨

仁祖戊辰十二月初十日三陽出東白虹貫日圍匝縱橫
者疊之七月十七日昧爽青紅火氣非虹非暈立于坤
方直于天中廣可數十尺國朝典謨

仁祖庚寅二月雷震 太廟門外柳樹壬申天雨亦雪已
亥禮安縣黃池下流三日斷流人皆着履過行而上下
水流如常丙子正月仁同凡於坪白大鶴南北結陣移
時相戰三月大同江越邊野鴨成群連日文戰咸昌恭
儉池小鴨數十陣分左右十餘日相戰忠州地馬生角
妖星墮於訓練院碎為七片夜白虹貫月六月有兩鯨
入京江口交戰一鯨斃死大鶴自平安道分左右如結
陣之狀日三相戰過海西境至京司沙峴過五六月散

去楊花渡水淺舟船不通有似辛卯之歲仁川蘓耒山上峰有石自移過西谷立於西麓其間卷六七百間所行成溝深可數尺日月錄

仁祖辛未日色如血慘不忍言終日昏濛順天縣民有獻白鳥京城西小門外米廩下契蓋井一日二三巡連日鳴動如磨步聲江陵東村原州外坪數里之內布地大小石皆翻無一因存者麻田地牛產犢一體一頭兩額兩鼻：端各有二穴三月兩舌四腮四頤載寧鵲島安岳沙斤半處：水赤如血國朝典謨

仁祖甲戌乙亥年間漢城府池水如血使奴汲耒則如山葡萄正果染于紙則色似甫羅其長京城大水：深數

尺大風折木墜居大門內洞生水川漲溢人多湔死近

來所無之變也月宮夜話

仁祖乙亥社稷祭省牲時祭牛蓬出逼傷獻官鶴谷集

仁廟丁丑年間夜半有伐木丁之聲自遠而近徃尋則不見不聞初自嶺南至京中一日夜半忽有吶喊數角放砲火箭殺伐之聲震動天地火光如晝自崇禮門至北關內震驚以林壇差督戰御史林方入直玉堂故也申具二大將馳至闕下 上留門引見將聚軍兵余詣祠宇再拜慰安士夫至有奔竄山谷翌朝還家去兵燹之餘枉死之魂鬱結未散而致此災歟月宮夜話

平壤林莖成文字前後非一 仁祖乙丑年有董王春三

字丙子有金山二字丁亥年有古月滅於魚羊六字
菊堂俳語

沈器遠常謂先人曰曾與其二人始議大事伊時日色有

異開戶仰視則白虹貫日矣天度可畏云日月錄

顯廟甲辰年間忠清道家劈柿木以薪之中有上下和
木四字。洛方正如墨寫洪武正韻體者溫幸時從官
皆得見之有文士解之曰此乃上下和睦之兆也忠清
兵使閔震益曰以吾親之後今以往明黨之禍大起上
下紊亂終必至於木相打吾老不及見合輦自當見
之吾言如不中斷吾棺而鞭吾尸可也閔居謾錄

顯宗丙午二月雨黃赤雲明齋集松谷行狀

顯宗甲寅春旌善郡大江斷流國朝典謨

癸丑年關中有鼠妖群鼠橫挈遍滿於御室至近之地而
色白者甚多觀象教授金克晚聞而憂之曰當墨者白
則必有喪非喪則已有喪矣翌年有仁宣張大妃

顯宗大王兩國哀閔居謾說

甲寅六月大內顯政堂池中有蓮花莢蒂者老瑞以為不
祥兆而憂之時仁宣王后回山繼畢而八月顯廟
又昇遐其後己未秋暎花堂池中有此異翌年仁敬

王后上賓壬戌秋翠微亭池又有此異癸亥明聖王
后禮涉閔居謾錄

肅宗甲寅九月初四日夜城內訛言猝起人心恟恟轉相

叫呼達夜奔避街路嗔咽到晚未定 國朝典謨

肅宗乙卯正月十二日辰時營頭星出坤方天中隕于西
北其大如瓶尾長四五尺色黃白十四日午時營頭星
出天中沒於北方狀如瓶尾跡散落如火焰色赤有聲
兔山星是日午時白氣如流星頭大如盤尾如彗星又
為天動聲如大砲聲始作北方止於東南間動聲移時
而人家動移山野禽獸驚奔盡鳴一時飛走 國朝典謨

肅廟己巳三月十六日 上以寒食節親行祀事于莊烈
大祀魂殿祭罷百官奉慰忽見月蝕既蓋非常食而食
也人皆異之其四月二十一日 上始發廢地之意二
十五日吳斗寅朴恭輔陳疏受拷掠五月初二日中宮

遜于安國洞私第 開居謾錄

肅宗庚午冬至日有狐入時御所於仁政殿後達夜嗚呼
至七八日不止內瑞張網捕得 開居謾錄

近未朝著搜局必有刑戮隨之故先有灾異以告之康熙
己未年間有犬入坐脩局丞相之座遺失而去庚申辛
酉相臣兩人先後賜死甲子年間有狼夜入議政府覽
食家狗無虛夜久始捕殺己巳兩相又賜死於百有犬
異一如己未登年相臣又賜死 開居謾錄

訓局在峭廳在東部馬廐橋川邊今 上甲戌三月忽有
錢痕印在牆壁團、相連形狀甚奇而常平道寶四字
及訓字、劃亦明白以至簷宇棟樑椽楹之間無不皆

然或有數日而減者或有旬日而減者亦有經年尚存者其理不可窮其四月朝著度易訓弓大將李義徵賜死或曰此在公解則似非義徵一家所能當者云閑居
謾錄

遇災修省

太祖以旱災罷宮闈造成唯一切臣妻毋封翁主外悉停宮主翁主宅主女官之祿寶鑑

太宗以久旱命金科講詩雲漢篇仍曰雖下禁酒之令飲酒者不止是余不斲酒之使然也命不進酒國人不敢飲者寶鑑

太宗謂承政院曰自古水旱之災皆人君否德所致今聚僧巫禱雨無乃有愧予予以為罷禱祀而修人事可也予粗讀聖經知僧巫誕妄今反憑左道以希天澤可乎金汝知曰雖非古聖王之道靡神不舉亦古事也上曰旱極必雨若雨則人心以為釋氏之力此後卿等亦不

復詒佛矣 寶鑑

太祖謂知中事趙末生等曰予以否德逢天憚怒旱乾災異屢示譴告夙夜憂懼罔知攸濟無一日自逸無一夜安寢我為人君豈求羨衣珍食乎衣不寒食不飢安枕肆志以過平生者何其多福也予之此言心身親蹈之者乃能知也 寶鑑

五月初十日是 太宗忌辰也當 太宗惟幾之日天久不雨內外山川禱祀將遍未有冥應 上憂之曰亢旱如此民何以活我死當 上告于天即降甘雨果於是日 太宗上賓而都內大雨遂致豐稔自後是日無歲不雨人謂之 太宗兩歷二百年至 宣祖辛卯始不雨

有識者竊憂之

我國分野古人擬燕都已巳年間彗星出分日官奏云於本國不干 世宗深以為憂曰我國同燕分安得為不干乎已巳秋正統皇帝陷北虜 我世宗上賓與燕同分之說庶幾近之 筆苑雜記

宣德己酉八月朔日食 英廟以素服出御勤政殿楹外救食御座設無足床不設織扇儀仗侍臣亦以素服分立殿庭世子則不預焉百官各詣朝房侍衛 東閣記

中宗癸卯七月暴雨景福宮侍講院冊房隔西柱雷震命赦境內古之赦、疑罪也今之赦、有罪也於此有人焉甲為乙所害而乙見釋則乙之所偉遂矣甲之冤怒

何時而散此非盛世事也今以天災須救尤可痛哭
齋日記

明廟丁未十二月初二日：無光日上下有圓形如日只
有赤色 上招三公尹仁鏡李芝鄭順朋等傳過災恐
懼之意仁鏡等回啓此似日上有戴非變而反為喜象
為慈：殿進豐之宴廢而不舉至為未安云：自上遇
變召大臣欲問修省之道而反進諛媚之言可發笑東
閣雜記

宣廟丁丑十月妖星見于西方光芒數十丈李土亭之菴
謂栗谷曰去年妖星吾則以為瑞星栗谷曰何謂也土
亭曰人心世道極其潰散將生大變而自星現之後上

下恐惧人心稍度僅得不生大變豈非瑞星乎

栗谷日記

問天地日月之象一也而四海八荒之國各異其間災變
之出各以其國之事獨現於一方乎抑一國有爭應見
於天下乎退溪曰災變固以其國之事應見於其國然
他國亦豈可不恐惧修省乎比如父母慈一子而譴責
他子豈可以己不受責而安心乎其為戰恐自修則一
矣 退陶言行錄

仁祖乙亥鄭桐溪蘊仍風災上疏曰外間喧傳禁苑有龍
池之勝關內有遊宴之漸若果有之比宗無前之災莫
大之變豈待大風之拔木飄屋然後謂之災也龍州集
仁祖戊寅旱甚李延陽時白奏曰民情寃結無路自伸者

心多其類聖上深居九重安得以知之臣頃見該曹抄
啓則皆管杖之罪耳比輩何足置之審理中有若塞責
者然哉 上即招大臣及禁府刑曹諸堂上審理於榻
前鍾鳴始罷越一日大雨 同春集

孝廟朝李曰江敬輿曰災異上疏曰虛文小具非所以事
天也臣以為避殿不如嚴宮闈而杜私逞減膳不如崇
儉德而節浮費歲下水言不如宗行一事臨朝哀痛不
如夙夜祗惧 息菴集

顯廟感疾聞戶外有風聲問比何自曰東風也 上驚曰
損稼酷矣民將殄矣予何為又聞此聲予嗟歎未已誌
狀

肅宗甲午久旱 上於靜攝中深憂之頻視天候曰天若
下雨吾病其瘳一夕躬自焚香默禱翌日雨下周洽
嘗觀金史金自南遷之後羣臣任事者往往無恢復之謀
唯臨事相習依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奔驪每四方災
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
罷散曰俟再議而已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
抑之故所用心擇輒熟無鋒銳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
唯相對泣下或叢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此金
之所以亡也觀於今日其不與彼時同者蓋幾希矣
息菴集

宣祖朝大旱右相盧守慎達白以為寬氣石災金汝孚金

鎮李銘兩辰丁巳間依附尹元衡者林復等禁銅歲久完氣必積可
復叙用以消完氣林復已巳後黨奸官人者上從之李珣曰按完
者無罪見狂之謂也若有罪被斥者皆可謂之完氣則
四凶之流故竄理亦當為完氣而招克民之災矣栗谷

日記

悔悟

仁祖丙戌賜姜嬪死朝臣至有以去就爭之者 上怒曰
欲去者予不禁也 孝廟栗間進曰人主必羅致恬退
清直之士置于朝廷然後國家可保如或怒其觸忤任
其退去則在朝者無非患矣苟合之鄙夫如是而國不
二者未之有也 上曰予果失言 公私見聞

趙徵奎御醫也常昵侍禁中拳技頗驗 孝廟喜視之招
致兵曹政使李正立於振庭使付高品祿吏以上旨告
于判書許積判書曰 上肯不下于政院而出中貴者
口何可道也故付下料 上大怒捉致其吏杖臀八十
吏幾死後遂臣以為言 上為除其吏內司書題以示

進悔之意 公私見聞

孝廟語遺臣曰予嘗在事之不可者姑且置之以待中夜
怒意之息然後徐察而處之故得以寡失矣 左齋疏

甫廟丁亥脩忘記曰昔宋太祖嘗乘快誤決一事終日不
樂予嘗於戊辰因一喜怒妄殺奉憲之吏痛自悔責心
常不忘豈特一事誤決終日不樂而已集雖至賤人命
至重所奉若法而駭首殞命惻然之心久而未已其令
該曹憲吏妻與子復給米布噫以人主之尊殺一庶辜
而悔責至此况此人乎仍勅中外官吏毋敢以喜怒濫
刑殺人 寶艦

宮房

高麗鄭以吾茂朱題咏曰立錫之地盡入侯家唯有山屬
縣多蓋麗季勢家無完民無寸土故其傷時之意功矣
芝峰說

太祖朝裴克廉趙浚金士衡鄭道傳南闈等啓曰王子諸
君服御駒從不可不備用度不可不足乞於本料外加
賜田土 太宗從容語潛邸時事曰本料百餘結亦不
至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心謂予私已子也况京畿土田
有限豈可濫給卿等若欲加給則先給切臣以例給之
乃可聞曰諸切臣料田外既有別賜田加賜王子田豈
為不可 上目聞曰謂予既賜切臣田亦賜諸子耶國

太宗庚寅召司憲掌令郭德淵曰人家穢獲有投屬本宮者予聞其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可

禁斷 宣監

宣廟朝憲府禁吏執捉僭衣宮收於王子寓舍 上大怒下憲吏於義禁府御書傳旨而下且曰憲府不當殺吏捉人於寓舍也憲官以此引避於是諫院合司伏閣請還憲吏 上怒甚不從副提學李珥啓曰王子寓舍下人素稱縱恣不可不嚴加檢飭候氏一婦人也尚知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今殿下有子何患其不伸乎 上愈怒未久還板憲吏 栗谷日記

貞淑翁主 宣廟女也嫻其庭除狹隘告于上曰鄰家逼

側語聲相聞簷宇淺露無有碍隔願得價而買其地

上曰低聲則不聞簷隔則不見庭何必廣乎人之居處

容膝足矣曰下筮簾二部曰懸此以救之可也翁主遂

不敢加占及 仁祖改玉後始以私財買以益之云翁

主東陽尉申翊聖之內也 公孫見聞

宮家之折受海水非舊也 宣廟末年王子翁主相繼出

閤而新經喪乱田野未闢有雉有賜予而未蒞結穀者

亦有先受空牌而未有窠入者韓相應寅時判度支以

為禮賓所屬海水諸處既停百官宣飯之用又無倭野

人朝聘之供莫若分而與之以淮田土幾結以為收稅

供用之便豈知一時權宜之制遂為日後病國之資乎
至於今日舊房之稅額已減而海水之折占自若新宮
之例受既滿而格外之立案又初一網所加一竿所投
莫不各有所屬而悠悠逝水盡入於羅絡之中豈祖宗
當日意哉 息菴集

綾原大君茅有一光婢速事 章陵者也平生患胸痛甚
苦至死不能愈常曰 元宗在定遠邸有新及茅者未
謁命給優人一端布宮中無所儲備貸鄰家而亦不得
以致遲迨 元廟屢促之吾於門外徬徨等待既久僅
得之潛自墻底水道投納于內以之出給而其時過用
心慮氣結成病至今為苦矣且曰 元廟以王子至尊

貴也而不能備一端布尚無憊歎意今年少公子糶米
穀金帛堆滿廡巖而猶不自足如是而能無福耶每以
此勉戎章陵諸孫云 公私見聞

仁祖朝奉祀仁嬪之家有事於修墓請得本色役軍 仁
祖以為事異陵寢不可輕用官軍只令內司給募軍之
價以此終 仁祖之世不敢更有所上請 藥泉集

仁祖朝許積為金羅監司後宮趙氏家差奴到營白事許
丈責以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曰巡使不從吾言其能
更遷他爵乎許丈曰爵之遷不遷非汝所敢知命羅卒
反接以大杖三殺之棄屍門外後宮聞之申飭家人曰
主上若聞差奴籍吾勢致死則謹責必及於吾汝輩慎

勿以此事出口其時趙氏寵冠後宮而其畏上如此可見聖祖御家之嚴也公私見聞

孝廟誕五公主一翁主每有恩賜不及翁主仁宣王后以為言上曰何心均之乎后輒以私財與之蓋上意欲其恩出於后而使翁主常感戴嫡母之心也上之微意后之至德無間然矣公私見聞

孝廟朝宋尤菴時烈嘗以主第過侈為言上抗聲曰予欲有為而終無有見助者惟其家私之是務予亦心偷意懶以為渠輩只為子孫計予既不能為國家事願亦不可為子孫計耶是以知其不可而猶為之如有一人有能酬吾志成吾事者雖主第之已成者何難於撤去

哉時烈起拜曰臣但聞上行而下效未聞上效下尤者也上曰道理誠如此也自今先自我始我家無可言之事而臣下有背公徇私者則當以王法從事未幾分遣廉使諸主願堂屯田等係于作樂者使之一切廉問以啓諸廉使未及復命而公馭上賓尤菴集

孝廟朝捕將李浣使其部將搜捕賊徒於寅平尉鄭齊賢家齊賢上疏訟評上使政院召致大將而責之亟旨沈光洙陳其不可以為都尉殿下之家人大將一國之重臣上大怒及尤菴與沈公入侍上曰吾豈私於都尉乎昔皇祖斬其都尉歐陽倫如使鄭齊賢有罪則予猶可誅之矣群氣益厲尤菴進曰以高將之賤而

乃能索盜於都尉家國之有綱紀可知此正可賀之事
上曰以無宗之事因無犯之人不亦非乎尤菴誦候夫
人教兩程語曰教子之道不可不嚴都尉亦豈保其必
無是事也 上遽命勿問 尤菴年譜

顯廟戊申南藥泉九萬為判決事見院文書大君王子公翁
主成長後定式賜婢奴婢多不過十餘口其或死或逝
更無代給之規而 宣廟於永昌大君新生時特賜三
百口更補給其中或死或逝之闕其後仍用此例而於
公翁主亦給逝故之代一宮家三百口蔓延至數千口
各司奴婢無以充數公為啟目請畫復古規而勿捕逝
故 上久不下浚為亟肯更請於造席 上勉從居無

何命還收自此新點於緊任 晦隱集

顯宗辛亥年間淑明公主茅奴奉問安書函詣闕之際有
一婢持封書願同納一函而進之奴信之不疑開函受
之納于 仁宣張大妃殿乃匿名書之所言多妖誕
上命詰問付書者誰某奴迷不能省受重杖殆死主家
惶恐累月物色得之乃一內戚家婦女之為也蓋於此
時有富家女被投為宮女番出萬方其婦人受其家金
欲以計出之不得遂其家還索之急故為此事以冀萬
一之幸也主家白其狀 大妃命勿聞于 大殿蓋不
欲以微事起大獄也是時中外安主以 大妃親女處
地無僮婢宮中又無嫡庶猜疑之端故主家得無事使

在他日禍豈有既哉末歲處宗戚之位者宜隨事省察也

閑居漫錄

肅宗庚申戶曹啓以明安公主家舍基址為一千八百二十六間曾在先朝公主茅宅基址皆以一千六百間為定今此打量比前例所加者多至二百二十六間宜有裁減之道命依先朝定式間數舉行

寶鑑

肅廟庚辰統營所屬智島為王子宮折受統營馳啓防塞上特命仍屬該宮工判申汝哲願相徐文重相繼陳請統營若失此島則船材無以取用汴物無以維持是無統營也無海防也上曰欲智島既云海防重地則不可一向留難宜令該曹隨其願受另加擇給而闕

防緊要之地自今毋得折受焉

寶鑑

肅廟壬午持平李東彥啓以諸宮家之在間架大踰法制請依做舊典務從節損如有違越者自法府直治其主事董役之人上曰諸宮家茅宅之過侈予亦以為不可曾見寅平尉宮家舍廣闊子孫亦難保守今後另加申勅而茅宮家營建例自該曹董役則主事推治一款有不可施行矣

寶鑑

肅廟戊子脩邊司啓目諸宮家各衙門戊辰以後折受一芘草罷後自戶曹給銀使之買得此後則永勿折受事乙亥年榻前定棄而其後新折受處又為夥然今承折受處為民者使諸道啓聞草罷之教故與廟堂諸臣今

始商確勘定云：所草罷者諸宮家漁塲四庫鹽盆七
十五坐田苗十七處 上令苑依此施行 怡昌膳廡

內司

大祖朝宦者金師辛啓曰尚依院人物在西北者寧多脫
漏乞差人點檢 太祖曰內藏私事非國家恩務前是
差人之弊予所詳聞敢煩駢騎子師辛再三力請不允
寶鑑

太宗十年召司憲掌令郭德淵曰人家藏獲有投屬本官
者聞其主欲言而不敢爾等其明辨之投屬者悉可禁
斷寶鑑

國初大司憲南在上言內帑出納古者凡有內用 上命
內謁傳於承旨承旨更啓上前署下玉牌是其制也前
朝之季內謁直下玉牌而承旨不知豈無詐冒之弊哉

願自今凡內用承旨親票下都評議使司以草前日之
弊遺稿

仁祖反正後首起鄭愚伏經世為副學賜對首言宜先罷

內需司以示無私

龍州集

孝廟嘗以駙馬家所訴欲遣內司人驗察外郎李完南厚

源力請還止只令道臣查啓

七卷集

孝廟朝有一訟官妄度內間意凡訟涉內司者一屈輒絕
以歷公之律編配良籍李完南厚源八達曰凡訟必經
三度然後罪其典者今若一屈而遽赦其罪則非國法
也昔盧思慎為相時推還他人所占蔽獲其人未訴無
他手措則焚其券與歸之至今美談堂、國家願為一

二奴婢厚招民怨乎

七卷集

內司公事祖宗朝舊例內閣由史曹其宮府一體杜弊防
患之意誠非偶然十數年前史曹簽押之際猶知其何
問而今則執筆占位署唯謹不復問其公事案如何而
但任內司官所為種種違法厲民之事率由於此

同春

集已世啟拜

肅廟庚寅教曰內需司之獄如漢北寺獄流未雖久心常

未安自今罷內司獄

寶鑑

李迺平貴授安山郡守郡內有內需司奴婢皆冒法復戶
公執不許奴就訴內需司持小印文書稱內旨令依前
給復公曰苟有上命當自政院出小印內旨外臣何敢

教視遂拒而不納

國史

余為內翰因曝晒得閱地庫諸書前朝秘史多有之有海東金鏡錄一卷乃李齊賢等所撰未克成書者而記事頗有可觀又鄭樵李蔚所為史稿卽家藏史草也書事甚悉天定時政直無隱卷首又直書姓名其事近古可喜
芝峰說

元天錫原州人也麗末不仕隱居本州 太宗在潛邸時與之有舊及為上王特命召致天錫以白衣未謁道故若平生歡平生著書藏之一篋封鎖甚固臨終遺言曰子孫非聖人慎勿開見其家藏置廟中子及孫時未曾開鎖至于曾孫一日時祀宗族諸會出言曰先祖雖有

遺言歲月已久必無所嫌今則可以開見否衆皆言曰
諾遂開攢乃是麗末野史多與國事不同既見之後恐
難終掩遂焚之惟所著詩二卷在夕詠時事遂題注解
辛禍以前曰國家恭讓王以後則曰國人我朝則但曰
新國云云矣海東樂府

國初制度未備至 獻廟朝始有所謂日記而殊草略或
至終朔只書上下官姓名與仕不仕而已朴玄石崇孝錄

世宗御經筵曰吾觀歷代史記事何其纖悉及觀高麗史
踈略特甚今唯史官一人只於朝啓輪參記事豈能盡
記國事耶集賢殿常在禁中亦足以記事即命申櫛
金尚直魚愛甲鄭隣趾俞尚智皆兼史職以廣記事寶

鑑

余嘗見 世宗朝注書日記則卷首列書六代言兩注書
姓而不書其名左代言之下以濃墨大書曰終日醉臥
不省人事可笑蓋出於太平無事之感矣寄齋雜記

鄭隣趾等修 世宗宗錄見李好問所記黃喜事曰喜為
君瑞之孽子喜亦嘗言非正室之子云成三問曰審現
史草久埋烟塵紙色皆黃唯此一紙潔白不類其出私
意而追書明矣當時史筆之不嚴可推而知玄石崇孝錄

睿宗己丑始修 世宗實錄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
史草閱粹亦納之既而聞史書皆令書本官名俱大臣
見其直書而啣之陰請于奉教李仁錫及僉正崔侁孫

不與焉又要于博士康致誠袖其草與之粹倉卒竄改不改淨馬而還檢閱楊守泗崔哲寬見其塗擦告諸堂上遂聞于上時止言元叔康史草亦多塗改上并親鞠之粹云臣所書皆大臣事而大臣皆在案錄閣慮為中傷故謀改也仍大哭曰臣獨子願贖軀命上惻然曰直哉免死杖百屬濟州官收致誠初不案對與叔康并處斬李仁錫知而不告杖百克軍佔俾齋集

成宗朝賜承旨注書史官墨十笏曰以此書吾得失國朝

謨烈

燕山戊午修成廟案錄李克墩為史局堂上見編金宗直昂義帝文以為意指光廟與柳子光曲為注釋遂起

大獄宗直論以大送其門徒史官金駟孫等或誅或竄東閣記

己卯士禍作史官蔡世英不知事由問於鄭首相光弼則曰不知也問於南袞袞嘆需鄭相顧曰史氏茅記所見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罪案遽棄公筆公急起棄之曰此史官非他人之所得用因白上曰此等胡大罪願聞罪名柳堪問起文相語曰世無君子者惟老蔡一人而已公以是坐廢樓行道上識者指之曰此上前棄筆公也名臣錄

鄭虛庵希良有泪羅之歎其後士禍作士林芟刈家藏史草無有存者燕山日記修正廳責史草甚急鄭家子等

於屋壁中得史草以呈賴此以修日記蓋前有史牒而
藏之也退陶言行錄

李芑既陷任瑠及仁淑灌等知後世公論有不可掩乃所
於文定收覽史草則史氏有王冕七日用不去澤豆
粥是日李芑為相瑠例殺三大臣之筆文定大怒即
收其時史官知文悽士安名世鞠之名世裂衣幅書疏
以為自古無殺史官之時陳復昌各鞠却而不受遂衣
朝服車載而出市人莫不隕淚鵝城雜說互東園記
退溪曰嘗入寶錄廳見時政記其案異於朝報者無幾退

陶言行錄

洪仁山允成監春秋見時政記書已罪忠狼藉憤曰倭楮

綱目我國人亦不肯覽何況東國通鑑乎任汝書之誰
肯見東國史乎月汀漫筆

宣祖初年設樞修廳樞明宗行狀將以請謚於天朝也
大臣請開史庫以考宗籍史官不肯開上劄請勿觀史
兩司亦啓請勿開乃止日月錄

宣廟朝最重記事之任金庭睦為假注書文筆不甚拙而
下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畫出鳥跡
特命改差比後注書非文學兼優者不除授云芝峰記
宣朝戊寅京中遊手輩聞中朝通報皆印行呈狀于政府
及憲府請印朝報受各司之價以資生兩府皆許之其
人等乃刻活字印朝報賣于各司及外方郎吏士大夫

見者皆便之行之數月一日上偶見之震怒曰刻行朝報與私說史局何異若流傳他國則是暴揚國惡也問于大臣曰誰主張此事乎臣惶恐語不明白乃下其人等于禁府累次刑訊必推究其主議之人而宗無主議者乃命照以不道之律禁府啓以過重乃照以次律皆流于遠方無谷日記

史官必以薦授謂之祕薦在昔新薦時焚香告天其誓文末曰舉非其人天其殛之所以嚴重其事也壬辰亂離時史官不備竒自獻以翰林在行朝只薦一人而其人名望未著乃不用誓文而以詳跪告于天曰亂之人不得已倘薦云云聞者大噱芝峰類說

我朝實錄平時內則春秋館外忠州星州全州等處分藏壬辰兵燹後唯全州者獲免移置于江華至癸卯年設局印行累件分藏于江華及妙香山芝峰說五臺山

光海時所修宣廟案錄仁祖朝將改厘正崔逢川鳴吉收議以為收拾野言家錄及諸臣碑誌狀傳折衷筆削成一家書而不必偏有取舍亦不必遽加雌黃但其載宗跡藏之各處史庫而勿為設局置員依司馬光在家獨撰資治通鑑例專付大提學李植則足以了斷蓋在家撰集則可除負役廩料之費一人獨當則自無推諉延拖之患不過費該曹些少紙筆而必欲參討則藝

苑官負自是僚屬上下番外可與同事至於書役則槐
院玉堂又其所管擇其中能書者分手寫完為便遲川
國家設藝文館專掌起居注通求史官專不事卿大夫
書卒乃斯人一生行事甚為閑重而退溪先生之卒亦
不書卒春秋殿最時春秋館堂上出而繙閱則只書陰
晴而已了不記一事後世何據而為史乎答泉雜記
成均館正錄廳自古以來上直官記時政之大者名玄冊
藏之櫝中封閉出納未知始於何時而自度後廢之
詳說

我朝之制以年少新進之人為之翰林付以史職吾嘗疑
其謬也或曰官高之人諳諫世事多有循私之弊不若

年少氣銳者之能公其也祖宗立制之意豈偶然哉今
修仁祖大王寶錄趙仲初為郎廳仕于史局聞其言
史官所記極其陋拙每逐條改換而分黨以來好惡尤
不公皆不可憑信如吳相允謙之卒書曰允謙死去爵
去姓有其於莽大夫揚雄死之書法蓋其所貶謫陵雷
震奉審謂非雷震之云治戶三官記

靖難

太祖神懿王后誕六男

恭靖居第二

太宗居第五

神德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及公主適李濟 太祖常
召裴克廉趙浚等議立世子克廉等對曰時平立嫡世
亂先有功 康氏潛聽之哭聲聞于外遂請封芳碩為
世子鄭道傳南閭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戊寅
秋 太宗寢疾道傳等托議移御事召王子入未欲因
以作亂前參贊李茂盡以其謀潛泄於 太宗時太宗
與諸兒宿於勤政門外有小宦自內出曰主上疾重
欲避寓請王子盡入未先時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人
益疑之 太宗遂與芳毅芳幹走出立馬光化門外公

遣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等使坐于雲從街召集百官
太宗率武士覘道傳等方會于南閣喜家明燈歡笑使
李叔蕃故發矢落屋上因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隣
搜出斬之南閣隱于彌勤院圍幕追斬之宮中望見火
起芳碩之黨欲出軍登城覘之則自光化門至南山鉄
騎彌滿惧不敢出人以為神助 太祖移御于清涼殿
浚等啓道傳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芳碩拜拜而出賢
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去又請出芳蕃 太祖曰世
子已矣汝出去何妨及出西門都黨追殺之時 恭靖
王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聞度徒步渝城匿于亮音
村家使人請之翌朝乃還 太祖傳位于恭靖王
東閣記

戊寅定社之後知中樞朴苞自以功多居下快二不平遂
謀作亂說懷安君芳幹欲請 太宗至其家因作亂
太宗將往疾忽作不果及芳幹舉兵 太宗即使人於
芳幹諭以大義釋憾相見芳幹不從義安君和完山君
天祐力挽 太宗出外廳被之以甲擁逼上馬承宣李
叔蕃先登力戰芳幹兵敗 太宗恐其遇害親自連呼
勿犯吾兄放聲痛哭芳幹至成均館後洞下馬棄弓矢
而臥軍人追擒之配免山縣時 太祖及 恭靖王皆
在松都聞之歎曰如牛之人何至是耶三韓多世族大
家予甚愧焉及 太宗即位群臣因請誅芳幹終不聽
且不絕屬芳幹子孟宗至 世宗朝因臺 啓賜死 東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光廟有靖難之志
 時皇甫仁金宗瑞鄭萃為三公而宗瑞多智略時目為
 大虎光廟欲先除之躬率武士柳汀柳洙及宮奴林芸
 乘昏往宗瑞家使權擊韓明澮等敦義門或以維鍾聲
 盡勿閉以俟宗瑞迎拜開話送至門宗瑞子承珪不唯
 左右光廟紗帽角盡落請借角宗瑞使承珪入內取角
 於是汀芸等擊宗瑞仆地即馳還詣魯山侍御所鄭鄉
校同從門隙啟以宗瑞等謀亂推戴安平大君已誅之
慘家承旨崔恒開門出迎光廟與之同入魯山驚起曰叔
 父活我先廟曰臣當處之即出命牌招諸宰分部禁軍

園把各處又以人作三重門使韓明澮持生殺簿坐門
 內諸宰入第一門去僮從第二門名在死簿者則使武
 士椎殺之皇甫仁及吏曹判書趙克寬等死者甚多乙
 亥魯山出處慶會樓下召光廟讓位東閣記

魯山之遜于壽康宮也昏夜無炬火只從五十餘人循鐘
 樓街而過左左行廊居人暗中皆哭止之不能禁時尹
 堽為司禁為予云丙子六臣事敗後鄭獮趾等倡議降
 封出居寧越西江靖冷浦尋移于於客舍東軒每登觀
 風梅竹樓自作哀歌曰月欲低蜀魄啾相思憶倚樓頭
 甬聲若我聞哀無甬聲無我悲為報天下勞苦人慎莫
 登春三月子規樓國人聞之無不洒涕丁丑十月禁府

都事王邦衍奉賜藥未八伏庭中 魯山以翼善冠衰
龍袍出御堂中問所以未 都事無以對有一貢生以長
繩從座後窺穴而縊之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覺

秋江冷話丙子錄

燕山淫虐宗社將危成希顏以前吏曹參判慨然有撥反
之志而無與計事者知中樞朴元宗月山大君之婦弟
也魁傑早貴為武士所推仰希顏使武人辜允武微諷
之元宗躍起曰此吾所蓄積也即與定議又以吏曹判
書柳順汀有時望乃諭其意順汀從之丙寅九月燕山
將遊長湍石壁希顏擬於其間閉城門推戴晉城適停
其行願謀者漸眾恐日久謀泄乃於其月夜約會于訓

鍊院其同約者與聞風者爭趨之進陣于敦化門洞口
分遣力士撲殺德惠為惡者任士洪慎守勤等宿衛承
旨將士等或由水口或縫城爭赴陳前宮中一空乃啓
于王大妃尹氏奉晉城大君即位廢燕山放于喬洞縣
以內人四內宦二飯監一隨往燕山紅衣着笠由內殿
門出伏地言曰予有大罪持蒙上恩不死乘輜出宣仁
門敦義門依笠不能舉頭東閣記
及達喬桐擁入縣庭將卒圍立燕山俯伏流汗不敢仰
視何其要哉設問願錄



